

歷史空間

千年軍寵今說馬

■曾子游



■馬勤動懇懇，任勞任怨，聽指揮完成使命。人們沒有理由不喜歡牠。 網絡圖片

「馬，是用來騎的。」在電子和信息化的時代，這種連三歲毛孩都懂的表相認知，恐怕因這再無底線的通識而將其歸入與刨屑同的凡類，從而忘卻了牠們曾經有過的與人類相伴共創歷史的輝煌。這樣也好，反例給牠披上一層厚重的神秘面紗，相對於數千年後仍然活在世上「打打殺殺」的人類，應該算是一種公平。因為，不貪天之功，急流勇退，歸閒南山，未嘗不是一種大福。

清閒歸清閒，該拉出來遛遛時還得拉出來遛遛。億萬年前的事不用說，數十萬年前的事誰說得清楚？可幾千幾萬年前的事肯定有得說。蓋有類人猿的時候起，馬，早已存在。當人類智商進化到足以駕馭物類時，馬，早於人類發明桌子，以其「會動的四條腿桌子」的穩健形體，漸入人類視線而後備受青睞。外太空，星球無戰爭；但在地球，有。地球因有氧，有氨基酸，有陰水和陽溫的作用，自培養出靈長類好鬥的物種——人類，戰爭，便一刻也沒有停止過，直至今天。馬，在區別於現代戰爭的遠古及近代戰爭中，成為人類英雄的得力助手。馬軍隊與人軍隊並肩作戰，為戰爭的勝敗對決，立下史冊不能抹殺的汗馬功勞：在部落戰中，用於偷襲和逃命；在藩鎮割據，諸侯紛爭，群雄爭霸的戰亂中，用於戰術性步化機動和通訊聯絡；在秦始皇統一江山的平定大戰中，馬，成為繼人之後的第二主力。沒有馬的幫助，秦大帝也拿不下中國。

在秦始皇駕崩之後，秦軍「司令」蒙恬遭暗算，諸侯叛秦，適又逢陝涉起義，中原大亂，匈奴騎兵乘機南下，越過長城重佔河套和陰山地區，以其所建立起的一個強大的奴隸制政權，與在秦亂中拔得頭籌的漢朝劉邦相對峙。匈奴，這群商、周時期獠狁族的子孫，被稱之為馬背上的民族，在對劉邦的一次重大戰役中，其統領冒頓親率四十萬鐵騎包圍劉邦率領的三十餘萬大軍於平城白登山，並擊敗劉邦而獲勝，從而迫使漢朝更改國策，以謙卑之態舉陰招柔術化解利銳強矛之勢，送出皇室公主，「和親」草郎，漢匈兩強，約

為昆弟，化干戈為玉帛，繼爾才有了千古絕唱「昭君出塞」的動人故事，儘管匈奴人最終被禮儀之邦的漢人同化，到南北朝後期，其匈奴之名更絕跡於史書。但不可否認，沒有馬，這一切都都不可能發生。

在中華民族最偉大的史記中，一個經受得起考驗的真正意義上的「馬背民族」，以「弓馬之利取天下」，用馬背馱出一個橫跨歐亞大陸的強大帝國的故事最為矚目，那就是蒙古乞顏部的首領鐵木真。他騎着馬，率大軍統一各部落，於1206年建立大蒙古國，領「成吉思汗」之尊，發千萬匹雄駿，親率子孫們四出討伐，攻城掠地：南滅西夏、金、南宋，西征中亞、波斯和歐洲東部大片地域，並於1223年在卡爾卡河畔擊敗俄羅斯大熊軍；1240年佔領基輔，征服俄羅斯，鐵騎雄鋒更直逼「文明」的古羅馬帝國。梟雄的野心由此可窺一斑。倘若非水土不服，戰之可能，那麼蒙古鐮形馬刀下要拿的是整個世界。因天時、地利、人和俱無，蒙古大軍終以戰略性的挫敗感，於1243年拔都從中歐撤退

俄羅斯，選址伏爾加河下游流域建立大帝國——金帳汗國。而我們區中原，是被忽必烈大汗搞定。他是成吉思汗的孫子，史稱元朝的始帝兒。

「只識彎弓射大鵬」的鐵木真，知道馬的厲害，其遍佈中亞大草原的軍備蓄馬地，僅其中一個小牧場養的馬兒就有近十萬匹。在長年累月的征戰中，這數量驚人的「四條腿活桌子」把野性十足的蒙古勇士送上了事業的巔峰。其人馬合一波瀾壯闊的史詩般精彩戰事，超越秦始皇，至今無人能及！

公元1644年，女真族愛新覺羅氏努爾哈赤和他的子孫，以其馬背上的強悍，率鐵騎大軍攻入關內，建立大清朝。這是冷兵器時代馬兒的又一傑作。歷史可以由此觀之，除了兩千多年前的秦始皇有本事養馬，後來看，似乎都養不起馬的華夏子弟蓋因朝中缺馬而打不起精神。於是就有了楊令公和岳飛的悲劇，有了文成公主和王昭君奉獻野蠻，用以改良人種的悲劇，有了「龍」的孫兒老被來自漠北的馬上草夫鞭打的悲劇。所幸，這一切的一切，都已隨着不用馬的時代的到來而被歷史之頁翻了過去。

我們看到，熱兵器的誕生，需用到華夏族擅長的聰明小智慧，更何況現代的、超前的、前瞻性的、信息化的種種打擊手段，比馬更管用；其科學性、合理性、邏輯性、技術性，需要用到大智慧，這正是華夏子弟的特長。因而在歷史的近現代階段，機會來了。華夏子弟們，不但以吞天大氣重新收拾殘局，整合江山，還毫不留情地把尚未從中得益的「四條腿活桌子」淘汰掉。馬的輝煌史，原來就這樣劃上了句號！

那麼，馬的特性是什麼呢？有詩為證：人物跨騎天賜功，鐵蹄踏土戰殊榮。千年軍寵勝民愛，勤苦路遙生任從。

馬被用來駛運貨物，被人坐騎，牠們的這種作用是與生俱來的，亦就是說天生就有這種本領。牠們在人類歷史進程中，在改朝換代的長久戰爭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功不可沒，千百年來服務於軍隊，在戰爭中成為國家不可或缺

的寵物，較之民間的喜愛更受重視。無論多麼辛苦，路途多麼遙遠，牠們都勤動懇懇，任勞任怨，聽人們的使喚，去完成使命，因此人們沒有理由不喜歡牠。

浮城誌

■星池

旅程

夜幕低垂，少年佇立車站，當微風輕輕拂面，公共汽車亦隨之駛來，門恍若為他而開。

車廂光亮，乘客不多，少年卻難以覓得位置坐下。他瞧見姿容豔麗的女士把手袋放在身旁座位，彪形大漢讓雙足擱在前方的座位，枯瘦老人則橫睡在兩張座位上面。最後，少年在後方找到一個窗邊位置坐下，可是，車子已行走了一段時間。

路燈不多，窗外的景物頗為朦朧。少年略覺疲倦，兩眼緩緩閉上，須臾，被一把洪亮沙啞的聲音吵醒。一名壯男拿起手機正與好友高談闊論，毫不顧忌，使其私事赤裸裸地在車廂之中迴盪。少年被迫聞知壯男當下工作上的不如意，與昔日風光一時的情形。待其通話結束，少年鬆了一口氣之時，壯男的手機鈴聲響起，這次換來了他在感情上的剖白，如何不耐煩地回應女友的埋怨，一字一句擲進所有乘客的耳內。

車子上了公路，正以高速行駛。忽然，一對小兄弟在通道來回跑跳，嬉戲玩樂，每逢車子轉彎，小孩們也步履不穩，險象環生，其父母則忙於以指尖掃動手機屏幕。直至司機從倒後鏡瞥見情況，出言勸告，小兄弟的雙親才有所行動，伸手入袋，掏出一塊平板電腦，它隨即成為小孩們的玩物，令二人乖乖坐好。

少年決定將視線重投窗外，從黑漆漆的布幕，依稀凝望不斷後退的風景。一排綿長的山坡後，瞬即變成高樓林立的城鎮畫面，緊隨又見炊煙裊裊的田園鄉村，恰似隨手亂放，絲毫沒規劃，令人搞不清狀況。上車至今，少年如夢似幻，捉不到半點真實的感覺。

或許出遊太久，少年顯得有點疲憊，無力地倚在椅子上。突然，車子急停，搖醒半睡中的少年，原來有一名途人胡亂橫過馬路，影響來往的車輛，令響按聲四起。少年清醒過來，深感誰也想走屬於自己的路，本是平常，卻無權破壞或擾亂他人的行程。少年看見窗外景物再次流走，車子開始移動，察覺自己的旅程仍須繼續。

■龔敏迪

作假與鴉片

唐代詩人張祜的《集靈台二首》詩：「昨夜上皇新授籙，太真含笑入簾來。」道出了唐玄宗「後宮佳麗三千人，三千寵愛在一身」的秘密。修煉長生術的集靈台與長生殿為一體，女道士與楊貴妃為一體，其他佳麗難以做到。就如明朝的嘉靖帝一樣，嚴嵩、徐階、顧鼎臣等一系列大臣，如果不能為他寫祈禱長生的青詞，想要保住官位就難了。只是，武則天藏於嵩山的金簡，還要「乞三官九府，除武墨罪名」，而使其長生不老。為嘉靖帝寫的青詞，就非但不能提有罪，還必須編頌詞了。其功用正如鴉片與海洛因，雖有不同之處，給他們帶來的陶醉與麻痺，則沒有太大的差別。

鴉片戰爭的歷史總是令人不忍卒讀，戰爭而以鴉片為名，首先就匪夷所思。不過，無論和哪個國家相比，那時都無法在嗜毒人口的比例上與中國一較高低。明明知道與己與國都是一條人財兩空的歸路，卻仍然有這麼多人前赴後繼，趨之若鶩！這大概也與他

們不願意面對現實，愛追求虛幻中的陶醉不無關係；這也許又與過於面對現實有關，他們要得過且過。英勇抵抗外敵入侵，是我們民族可歌可泣的光榮歷史傳統，但更重要的是檢討自身，如何做到先為不可侮，不讓悲慘的歷史重演。

追求堯舜盛世的理想也有數千年的歷史了，其間，很不幸地出過一部《竹書紀年》，告訴我們堯舜盛世也還是血腥味很濃，所謂禪讓之類是靠不住的。其實就是儒家的堯舜故事裡，舜的家人殺人放火也並不怎麼當回事，可是大家似乎對於負面因素更樂意視而不見。孔子作《春秋》要為尊者、長者、賢者諱，還是說假話。孟子說：「孔子成《春秋》而亂臣賊子懼。」但那不過是防君子而不防小人的伎倆，真正的亂臣賊子

身、齊家、治國、平天下的路，要他們按部就班地去循序漸進。如果真能這樣當然是不錯的，但你會發現，治國、平天下的，往往不用正心、誠意；正心、誠意的也不能治國、平天下。所以顧隨先生說：「前三者是空言，無補；後幾句是大言不慚。前三者為『自了漢』，後者則成妄人。」但在功名利祿的誘惑下，很少有人像戒鴉片那樣能夠做到毅然決然。而一旦發現有這麼多不可信時，就連真的也要寧可信其假了。不可信的世界裡，滋生的是賭一把的情緒，這時候想和諧就不容易了。就如買沒什麼科技含量的奶粉要到境外去哄搶，旅行社要遍遊導顧客等問題長久以來得不到解決一樣。

傳統中的諸子百家思想，都有值得吸收的部分。我們欣賞百花齊放，也欣賞罌粟花的美，但對其麻痺人的鴉片成分，也必須從傳統文化的根子上，清醒地保持足夠的警惕。這對於我們凝聚力量，開創中華盛世的新紀元都是十分重要的。

生活點滴

■任美康

陶老師

專程去北京參加研討會，就為看望從美國回來與會的陶潔老師。不見她，已經很久很久了。

二十多年前，北京大學英語系副主任陶教授，多方力緣，籌辦一場中外女性文學會議。我服務的《文學自由談》雜誌，呈上碎銀若干，雖無足輕重，聊表欽佩而已。秀才人情，別有緣分。自此，對陶老師含了師友之誼。

有一回，一位加拿大學者想看天津。電話約好後，陶老師帶他前來。我不敢潦草，對食、住、行皆費心構思。陶老師受之坦然，而那老外卻大惑不解，飯桌上遲遲疑疑，認為我與他素無瓜葛，如此周到，是否有事需他效勞？聽罷陶老師的翻譯，遂推理式地告訴他，陶是我的朋友，你是陶的朋友，便自然也是我的朋友；但任某對繁衍的朋友，從無相煩習慣，甚至不會去閣下老家叨擾。玩笑間，對方頓時放鬆，身心舒展地吃喝起來。我說話算話，時至今日，尚未進過加拿大的國門。

在北大承澤園陶老師家中，巧遇一男生造訪，他想去美國留學，需要陶老師的書面推薦。當看過他自擬的簡歷，陶老師指頭點着幾處，語氣嚴肅，說北大英語系畢業的學生，不該有這類低級的粗心。我從旁看去，先前點頭哈腰的該生，竟面露慚色。再瞧陶老師，對跟前青年的不良心地，毫無察覺，已伏案捉筆一一糾錯。那學生眼珠亂動，卻不再出聲。我確信，他是在耐心等待最終的斬獲。果然，對他至關重要的推薦信攥據手心，臉上掠過一抹暗笑，擠出「謝謝」二字，推門而去。我當即揣測，這「菜包子打狗」，將一去不回了。

陶老師德高望重，信譽深廣，美國多所名校「認」她。經她保薦的學生，十個有十個如願以償。事後很久，問起那男生下落，陶老師茫然搖頭，說那邊學校告她，已予錄取；而學生本人，再無消息。這絲毫未出我的意外。意外的倒是，碰到學生求助，陶老師仍無暇他想，只顧忙於穿針引線。

《文學自由談》格局不大，但在文學範疇內，努力追逐自尊、自律、自

然、自由，廣獲同道認可。而陶老師對我們的賞識，殊為特別，頗具實用價值。翻譯之餘，她會撰寫有關英語文壇的隨筆，提供參照，以豐富刊物的版面。一次閒聊，說到楊絳。我刊編輯拜望，次次受到老人禮遇，但就是拿不回稿子。陶老師聽罷，答應她去試試。時隔不久，楊絳老人的文稿從天而降。興奮之餘，我們格外感慨，助人、利他的陶老師，當被引為處世的明鏡。

1999年，夏天奇熱。陶老師的丈夫倪誠恩先生患病，我偕朋友進京探視。倪先生是北大德語系知名教授，德國駐華使館凡有文化活動，必被尊為上賓。但無論倪教授如何資深，終究只是一介教員，無法匹配絲絲入扣的行政級別。正規醫院床位緊缺，託人住進航天橋附近一幢「合作辦醫」的樓裡。是時倪先生已到瀕留之際，一雙毫無知覺的眼眶，對着屋頂上方一台旋轉疲憊的吊扇。室內悶熱，豫籍護工賣力地為倪先生搖着紙扇。護工明白，我們帶去的一堆慰問品，全是搞勞他的。逗留多時，不曾見過醫護的身影。臨走，我雙手遞給護工200元錢，謝其辛苦，拜託他善始善終。不幾天，倪先生在這座並非醫院的醫院裡，寂然辭世，享年65歲。

倪先生走後，陶老師獨居承澤園七載。我赴京辦事，常去看望。平日十天半月，會電話問安。陶老師70歲那年，為靠攏女兒，將著書立說的書齋，移往大洋那頭的加州。此後我們雖亦去過幾趟美國，都因「山重水復不順路」，未能見面。多年過去，時空阻隔，人海茫茫，但我們心裡，總記着陶老師素樸而睿智、嚴峻而謙和的模樣。這回陶老師歸國赴會，實在叫人高興。會議期間，在老師精力允許的情形下，我們將陪她盡興長談。



■倪誠恩先生走後，陶老師曾獨居承澤園七載。

網絡圖片